



克林顿大赞希拉里：她是我共事过最能干的人

卸任后的希拉里被媒体爆出暗示参加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。克林顿公开表示“如果我太太想去竞选总统，我会支持她”。并大赞希拉里：她是我共事过最能干的人。



法国270斤女模不减肥 成时尚新宠

现年38岁、重达300磅(约136公斤)巴黎女模特Velvet D'Amour已成为时尚圈的新宠，她鼓励女性勇于接受自己的“不完美”。



白宫迷花20万美元 仿建总统办公室

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位“白宫迷”斥资20万美元，历时4年仿建了白宫内美国总统权力的象征——椭圆形办公室，其与真品的相似度得到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认可。(图为资料片。)



中东阔少网上炫富 豪车顶上与狮子共舞

中东阔少胡迈德近日网上照片引起轰动：他与一头狮子站在奔驰跑车顶上。这种“勇敢”方式已经成为海湾有钱人炫耀身份的“极限象征”。

■ 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张居正想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把万历培养成一个好皇帝。朱翊钧每逢三、六、九日视朝，其余时间，在文华殿由翰林院的讲官讲授读书。早上讲《四书》，临帖写字，近午讲解《通鉴直解》。

陈生玺：携“皇家读本”飞落民间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



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生玺先生研究发现，张居正是个外儒内法的政治家，表面上，他以民为本，心怀天下苍生，但实际上，他的改革手段和目的都是法家的做法，在他的眼中只有君主而无百姓，以君主的利益为天下的利益。“我们不能为尊者讳，为贤者讳，我要把这些不同观点写出来，让大家对张居正有一个全面的认识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。”

师，开始着手整理《通鉴直解》。1998年出版了上下两册精装的《张居正讲评<资治通鉴>》。紧接着，出版社让我们继续整理《四书直解》。2000年我把书稿交给了出版社，只按要求留下了《孟子》其中的六卷给上海的两位教授。但由于那两位教授出国了，未能完成书稿，这套书就一直压了五六年。2006年，《于丹论语心得》火爆一时，出版社看到了商机，催促我赶紧完成书稿。出版后，也销得很好。此后，趁热打铁，我们又相继完成了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和《帝鉴图说》的整理工作。到2010年为止，张居正主持编撰的这七部书全部整理出版，这在国内是第一个。

记：整理过程中，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？

陈：张居正主持编撰的讲评《诗经》草本，我查到只有北京一所高校图书馆中有。那时我还不到80岁，和我一起抄书的刘老师已经80多了。我本来是带着相机去的，想拍下书影来，但由于古籍珍贵，不允许拍照，也不允许复印，只能手抄。我们两个老头子，在那一窝就是半个多月，把这部书整个地抄写了回来。可惜，这部书的分量太大，我们所作的很多注释都被出版社删掉了，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三分之一的工作量。

记：这次为什么要推出《尚书》、《大学·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修订版？

陈：第一次印得很仓促，校对也不精，之前我在翻看过程中已经找出了一些错误。恰好，今年春天，出版社联系我，说今年八月份上海要办书展，希望我把这套书修订一下，出个修订本。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，自己重新修订了。修订完，心里的负担小多了。我不愿意让错误的东西流传。

不过，还是有所遗憾，当初整理《大学·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时，每一部分都有我们自己根据时下境况写的今评，这是最难写的部分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。但后来，只有分量较小的《大学·中庸》留下了今评部分。

记：出了这么多大部头，有没有算过一共拿到了多少稿费、版税？

陈：哈哈，还真没有多少钱。我是主编，拿到钱，要按每个人编写的页数均分。并且过去和出版社签的都是字数合同，稿费很低，你看这部《张居正讲评<资治通鉴>》，出版社已经印了9次，每次印5000册，我给他们算了下，他们赚了几百万，可稿费是第一次已经付清了的，才付了8000块钱。我和出版社说，5次印刷以前的咱们就

免了，5次以后的，你们给我版税。他们说，不行啊，咱们之前没有这个合同啊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疯狂的盗版。我们已经发现四五个盗版版本了，其中两个我们打官司了。编写这些书所有的收入应该不到5万块钱。现在喜欢整理古籍的人很少，因为这些书遇见一个难字不懂，就得费很多时间去查找。

记：觉得收入和付出成正比吗？

陈：我没这样考虑，我觉得能够使读者对儒家文化有个正确的了解，算是做了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。

46岁助教的传奇人生

谈话间，陈生玺先生递过一本《明清易代史独见》，豆青色暗花装帧，风格与桌上的“皇家读本”大相径庭。“看看，这才是我的主业，哈哈。”数十年间，历史与他忽近忽远，在他内心的深处，却从未割舍。墙上玻璃相框里镶着的那张1956年颁发的“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证书”，吐露着他的初衷。

记：我看你的履历表，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间，比在历史系工作的时间还要长。

陈：对，我的故事讲起来很复杂。我1952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，1956年毕业。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实行研究生制度，那时候学习苏联，叫副博士研究生，四年毕业。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就录取了我一个。结果，1957年反右派斗争，历史系仅有的两个副博士研究生都被打成了右派。副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被取消了，我被处分到天津郊区农场劳动，一干就是四年。

后来我被摘了“帽”，被安排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。从1962年初到图书馆工作，一直到1978年底我才回到历史系。

记：还有时间读历史书吗？

陈：上大学前，我就结婚了，妻子带着孩子在陕西老家，我每年只有寒假时回一趟家。我一个人住单身宿舍，白天工作，晚上没什么事就看书。而且，我看的都是西方的文学名著、哲学名著，那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回到历史系去，就随着喜欢看。其实我看的西方哲学书比历史书要多，十几年间天天在看这些东西，而且一直在做笔记。

后来，我就去历史系找郑天挺教授，终于回到历史系给他当起了助手，那一年我46岁。结果，刚调回历史系，陕西师大、西北大学等高校

就派人来找我，想让我过去任教。我说，我的导师都80岁了，我不好意思再张口了，就希望以后能把家属带过来。直到1982年，老伴和孩子的户口才迁了过来。

记：46岁当助教，是不是压力特别大？
陈：是的，我岁数大，压力确实非常大。说起来，我在图书馆工作期间，虽然很累，但是一直都没脱离书。并且我看了这些西方著作，对我的思想是个开阔。到1993年退休时，我出了3本著作。虽然不多，但是评价很好，他们都说是南开大学的一个传奇人物。

记：退休之后，你不仅编著了《皇家读本》，还编写了《治国明鉴》、《政书集成》、《庭训格言·几暇格物编》、《中华先哲修身之道》等书，现在还有出版社约稿吗？

陈：年纪大了，给你的任务你完不成怎么办？现在的记忆力很差，脑供血不足，有时候感觉头晕，现在工作节奏也放慢了。大夫跟我说，你脑萎缩，你得多动脑筋。所以，我坚持每天看书，写写东西。我现在正在修改明清史的著作，像皇太极、陈圆圆别传等，以前出版过，但现在有了新的材料，还要再增加至少三分之一的内容。另外一本论文集正在筹备中。

人亡政息背后

尽管陈生玺先生以“记忆力衰退”自嘲，可记者发现，《皇家读本》不仅让他成功对抗了记忆力衰退，让他退休后的生活更加充实，评价张居正的历史著作《帝国暮色——张居正与万历新政》的出版，更成为他“颠覆性”的学术成果。

记：前段时间，张居正很热，你写这本书是搭顺风车？

陈：前几年，熊召政的小说《张居正》获得了茅盾文学奖，让张居正热了起来，电视剧《张居正》、电视节目《百家讲坛》中关于张居正的讲座，以及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等畅销书，更让张居正成为勇于改革的卓越政治家，这与当今社会提倡改革的主导思想是相辅相成的。

但是，我编写《皇家读本》这些年，把张居正的一生完全掌握了，他相关的文字材料我都看过了，研究之后，发现这个人有很大的瑕疵。

记：张居正人亡政息并非偶然？

陈：对，张居正死后，不仅被皇帝下令抄家，还惨遭鞭尸。按过去的传统观点，说这是保守派的反攻倒算。但我认为，他虽然有辅国之栋梁，但无贤德之操守。为推动政改，求得眼前利益，他不择手段，并沉湎于权术，最终酿成恶果。

在整理典籍时，我有一个认识，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中，法家是主张以霸道统一天下，而儒家是主张以王道统一天下，秦始皇实行法家政治，统一后十四年半就灭亡了。汉初实行与民休息，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主张以王道治天下，两汉维持了四百年。自此一脉相承，中国的局面就稳定了，维系了两千多年。

而张居正是个外儒内法的政治家，表面上，他以民为本，心怀天下苍生，但实际上，他的改革手段和目的都是法家的做法，在他的眼中只有君主而无百姓，以君主的利益为天下的利益。张居正外儒内法的思想在他的改革措施中有着鲜明的体现。他提倡“省议论”：任何事情皇上决定以后，就坚决执行，不要为各种议论所干扰；他提出“振纪纲”：君主为一国之主，居于万民之上，能使天下人都服从他的命令。将“国之根本”置于末位，民心难安，更何谈国富民强？

记：但同情张居正遭遇的人却不在少数。

陈：张居正用出卖同僚首辅高拱、勾结宦官冯保、蒙骗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手段攀上了首辅的位子，又挟持朝廷，排斥异己。虽然他因得到了万历皇帝的信任而权倾朝野，在大臣中却是臭名昭著，大家有怒而不敢言。所以，他刚刚去世后，大臣们便纷纷在万历皇帝面前揭露他和冯保的罪行，落得如此下场，也算得上是咎由自取了。我们不能为尊者讳，为贤者讳，我要把这些不同观点写出来，让大家对张居正有一个全面的认识，记取历史经验教训。

近五个小时的采访，陈生玺的老伴一直默默地坐在一旁，注视着，倾听着。年过半百才得以团聚的老两口，和和美地相依相伴。

陈生玺也念着老伴的好，“我在家不买菜，不做饭，不洗衣服，不刷碗，生活上全靠我老伴来照料，没有她，我哪能有这么多的成果啊？！”陈生玺和老伴的目光幸福地碰撞。

■ 周末感言

饱受诟病 广场舞

□ 王旭东

广场舞制造的噪声饱受诟病，成为“全国现象”。昨日上午，广州市人大代表视察流花湖公园、越秀公园，为《广州市公园条例》的立法进行前期调研，《条例》拟规定公园内临近学校、医院、居民楼、机关办公大楼等区域禁止开展喧闹的健身、娱乐活动，预计明年年底前可正式出台。(11月13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广场舞引发的“战争”不断升级。由于邻居跳广场舞放音响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，56岁的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，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。11月5日上午，施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在北京昌平法院受审。事发后，此广场再也无人跳舞。与其“鸣枪”中止广场舞，不如《条例》规范广场舞。这是基本常识。鉴于此，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广场舞，这个可以有。

广场，既可以歌舞升平，又能够陀螺转圈。武汉市江岸区东立国际小区的广场地面上，三天内突然出现了近2000个小洞，不少路过市民觉得奇怪：好好的地面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保安说：打了洞，那些打陀螺的玩不了，就不能在这吵人了。都是源于娱乐扰民，“打洞”与“鸣枪”有异曲同工之功，但也都是无奈之举，容易激化矛盾，给社会带来不和谐因素。

立法规范广场舞，需要寻求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开门立法，让各种意见“舞”起来，让各种音乐“唱”起来。或许，从各自的利益出发，会有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“舞步”，甚至会“乱成一锅粥”。这也契合社会转型期的特征。社会转型之际，各种矛盾都可能产生，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博弈在所难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公约数”。立法贵在兼听则明，在诸多的公约数中寻求“最大公约数”，在嘈杂的声音里寻找“和谐调”，让杂乱的脚步统一为“舞步”。

立法的智慧在于平衡好诸多群体的利益，唯如此，才能找到利益的“最大公约数”，实现利益最大化，否则，肯定会顾此失彼，甚至滋生矛盾、潜伏危机。“平衡”显得最重要。其实，并非“熊掌与鱼不可兼得”，也不是“零和博弈”，关键在于立法者如何掌握“平衡”，在集思广益的前提下寻求“平衡点”，兼顾多方利益。

此外，广场舞要规范，更要扩容。广场是公共资源，从公共资源的属性来看，公共资源一般具备供应的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。这也意味着，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广场资源，这些资源是不能“被垄断”的。在公共资源上出现扰民行为，一方面源于资源的丰富，另一方面源于管理的“不丰满”。培育与丰富公共资源更是长久之计，才能让公共资源更好地发挥出“公共”的属性，发挥出更大的公益作用。